**核心课程：教会历史**

**第五讲：中世纪盛期**

# 导论

* 我原先对中世纪充满偏见，作为基督徒，我一直以为教中世纪历史就意味着说我先得跟大家说抱歉——基督教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就要揭开了。
* 但是我越多研究中世纪的历史，我就越意识到中世纪神学发展的丰富，以及中世纪的人和事给今日教会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
* 上周的时候，我们讲到中世纪早期欧洲的政治局势是怎样的，以及当时已知的西方世界是怎样的。这很重要，由于中世纪早期欧洲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的政治势力，所以教会作为最有号召力的机构就自然地填补了这一真空。
* 中世纪盛期，又称中世纪中期，是公元950年到十三世纪，后期是十四到十五世纪。从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历史见证了皇帝和教皇之间、教会领袖们和政治领袖们之间的权利争夺战。在这五百多年中，人们一直努力地想要分辨地上的权柄和天上的权柄之间应有怎样的关系，这一努力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教会史。

# 分裂的根源，改革的种子



1. 当时的欧洲是怎样的：
	1. 正如我们在上周所讲到的，查理曼大帝统一了欧洲的大部分领土和人民。
	2. 但是，欧洲在被查理曼统一之后，立即就面临了新一波的入侵，这波入侵发生在第九和第十世纪，包括来自北欧的维京人、来自南方的伊斯兰教军队，以及来自东方的匈牙利人。
	3. 随着时间的流逝，查理曼的帝国逐渐瓦解为被本地的贵族和男爵们所管理的很多小王国。一般人很少指望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能够保护和帮到他，他们更多地向本地的君主寻求帮助，这使帝国的皇权进一步被消弱。
2. 教会的扩张
	1. 在第九和第十世纪，教会得到了地理上极大的扩张，这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从未有过的。
	2. 在过去，教会的扩张主要是因为蛮族入侵罗马、成为罗马的一部分之后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现在基督教会的扩张则是因为宣教士去到那些扫荡欧洲的蛮族所在的地方传扬福音。
	3.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民——包括丹麦、挪威和大部分的瑞典——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4. 在欧洲的岛屿（冰岛、格陵兰）和东欧地区（匈牙利、俄国），人们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甚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穆斯林部落都有成为基督徒的。
3. 封建制度下的叙任权
	1. 第九世纪晚期到第十世纪早期的教会并不那么强大
		* 欧洲处于封建制度之下，这里所说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分封的领地制度，中央政府并不强大，国王拥有所有的土地，然后国王把土地分租给地方上的领主（高等贵族），领主再分租给低等的贵族，贵族再分租给农民。在这种体制之下，教会没有得到太大的权力。教会成为这种封建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它之上。
		* 例如，一个修道院拥有一片土地，耕种这片土地的农民要把租金付给修道院。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职人员，例如修院的院长、地区主教，往往是一个富有的地主。他们的宗教事务权力是地方领主授予他们的，就像地方领主同样也授予他们土地一样。
		*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教皇没有办法命令地方领主必须让某个人做主教，主教任命权不在教皇手里，而是在地方领主手里。原先存在的政教关系问题就重新浮上了水面：政府和教会的权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
		* 这个问题被称为“主教叙任权之争”
	2. 在任命一位主教的时候，国王、贵族或者领主会把一片土地授予一个神职人员，以表示给这位教会领袖一个属灵权柄的职分。教会官员的任命尽管理论上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任务，但实际上由世俗权威履行。
		* 所以很多神职人员透过积累这些财产，而成为了非常富有的人，他们同时也不再是独立的神的仆人，而依赖于地方贵族和领主。【类比：和某些地区的三自非常类似，教会是事业单位，牧师和神职人员有编制。】
		* 这样，地方领主逐渐地掌管了他们领地上主教的任命权，即便是一个小贵族，也对教区内的神父任命有很大的影响能力。
		* 这种做法带来了很多问题。由于大批财富和土地与主教或修道院院长之位紧密相连，故贩卖教会职位（即贩卖圣事活动）成了世俗领袖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因为由于其识文断字具备管理能力，主教们以及修道院长们自己通常是世俗政府的一部分，故任命（或卖职给）忠心之人对世俗统治者有利。此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具备特别的任命教宗权能，而教宗则会任命和加冕下一位皇帝。因此，这样一个对教会职位的世俗叙任便成了永不停止的周而复始。

# 冲突爆发：教廷与帝国

1. 软弱的教皇
	* 在第十世纪到第十一世纪，教会和罗马皇帝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主要原因是罗马皇帝认为皇帝有权力任命主教，而教会认为任命主教是教廷的权力，而不是帝国皇帝的。
	* 所以在开始的几十年，教皇和反对教皇权力的人频繁地在政治和宗教的舞台上交替，上台、下台、流放。最多的时候同时有三个教皇都声称自己才是彼得的主教座位的合法继承人。
	* 逐渐地，有能力的教皇不得不让位给软弱的教皇，因为统治者们需要的是听话的教皇，他们就像君权底下的小狗一样。所以教皇的素质越来越差。例如，教皇本笃九世（Benedict IX）十二岁就当上教皇，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恶棍，1044年7月他由于想结婚，而将他的教宗职务以650公斤黄金的代价卖给他的义父。
2. 教皇利奥九世（1049-1054）
	* 在这混乱的年代里，亨利三世（1039-1056）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决定要停止这一混乱局面，当时有三个教皇都声称自己才是正宗的（西尔维斯特三世、本笃九世和格列高利六世）。
	* 在1049年，亨利三世在德国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把教皇西维斯特三世革职，同时格列高利六世辞职，并将他放逐到德国。他又召开另一次会议，将本笃九世革职。最后，他使利奥九世——他的表兄弟——成为了教皇。
	* 利奥九世是当时想要改革教廷，并且使教廷从君权的手下解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家。所以利奥九世并没有立即出任教皇的职位，相反，他穿着乞丐的衣服，从德国开会的地方长途跋涉到罗马，在教廷和罗马人民确认他的任职之前拒绝就任教皇的职务。利奥不愿意让教皇职位成为皇帝的玩物，他要把教会从君权之下解放出来。
	* 在亨利三世的去世之后，另一位教皇尼古拉二世（1058-1061）发布了《教皇选举令》，该命令宣告说红衣主教团（枢机团）——也就是教皇所选择出来的一群主教——拥有选举教皇的权力，君主对教皇的选立没有权柄。【注意：直到1179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现在通行的教皇选举法才确认下来。】
3.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
	* 尼古拉发布《教皇选举令》并不是他自己的主意，因为尼古拉本人并不是一个优秀的领袖和思想家，而是罗马教会的一位名叫希尔德布兰（Hildebrand）的总执事所主张的。
	* 希尔德布兰在罗马很有影响力，他经历了多任教皇的变迁，是教廷的一位老臣。他非常有智慧地开展他对教皇制度的改革。
	* 在1073年，当时的教皇亚历山大二世死在任上，希尔德布兰被信徒从家里抬到了罗马广场，红衣主教团迅速地举行了正式选举，他被以一致欢呼的方式当选教皇。他就是格里高利七世。
	* 格里高利一共担任教皇十二年，他非常努力地想要使教皇的权柄得到提升，使教廷从被意大利的君主奴役的处境下拯救出来。所以他比以前任何一个教皇都要努力地宣告教皇的权柄和尊严。
	* 在1075年，他发布了教皇谕令，声称没有人可以判断教皇的对错，教皇可以任命和免职主教，教皇也可以免职君王和皇帝。教皇的权力范围包括了世俗统治者，世俗统治者在和教皇见面时必须亲吻教皇的脚，而且所有的教皇——包括他自己——都自动成为圣徒。
	* 格里高利的这一命令同时也是向当时通行的君主任命的叙任权做法发动了战争。亨利四世立即写信表示反对，收回他对格里高利七世担任教皇的支持，并且用这句话作为结尾：“朕，亨利，上帝恩眷之国王，同朕全体主教，晓谕尔，下台，下台，而且永被诅咒。”
	* 当亨利四世任其专职司铎（chaplain）为米兰主教，而当时已有一位侯选人在罗马被教廷选中时，形势变得更紧迫了。1076年，教皇额我略七世的反应是绝罚国王，将其开除出教会，并罢免其德国国王之位。这是自公元4世纪后首次发生的国王被罢免事件。
	* 德国贵族很高兴听到国王被罢免。他们利用宗教掩护作为借口试图夺取皇家保有地，他们同时宣布支持教皇。最后，亨利四世在1076年被迫戏剧性地披了件刚毛衬衣并翻越阿尔卑斯山，在数九寒冬赤脚立于雪中三天，教皇才赦免他并且允许他亲吻自己的脚，亨利四世的这次跋涉后来被称为卡诺莎之行。
	* 在此之前，教皇从未如此得到世俗权力的尊重。世俗权力终于在教权面前低下了头。虽然格里高利七世最后失败，并于1085年在流放途中去世，卡诺莎门外的这一幕始终成为后世教皇们常常回味的荣耀时刻。
	* 格里高利七世相信教会是上帝创造的，其目的是将全人类组织在一个单一的，执行上帝的旨意的社会中。因此教会高于任何人造的机构，尤其高于国家，而教宗作为教会的首领是上帝在人间的统治者，因此任何对他的不服从也是对上帝的不服从，也就是背离基督。但这个解释的结果是教会得消灭所有的国家。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家，格里高利七世不得不采取一个折衷的手段。他承认国家作为一个统治机构的存在，他将教会与国家的同时存在解释为上帝的意愿并强调教会与帝国的统一的重要性。但他从未想到过将这两个势力作为平等的来看待。对他来说教会在国家之上是毫无疑问的和不可讨论的。
4. 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
	* 在格里高利七世之后，继任者中好几位很有能力的教皇，所以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教皇的权力达到了巅峰。
	* 在这些很有能力和权势的教皇当中，最伟大的应当算是英诺森三世，他在1198-1216年间担任教皇的职务。
	* 英诺森进一步地巩固教皇拥有绝对属灵权柄的这一说法。他宣布说，“彼得的继承者是基督的代理人……教宗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在上帝之下，在人之上；比上帝微小，比人伟大；教宗能判断一切，却没有人能判断他。”
	* 他进一步地得出结论说，君王在地上所拥有的权柄也是教皇授予的。他说，“正如月亮反映的是太阳的光辉，君主权力的神圣性也是从教廷权柄而出。”
	* 英诺森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他常常斡旋在欧洲的君主们之间，透过合纵连横来增强自己的权力。他集合中世纪当时所进展一切有利的倾向，转化成为教廷大而统一的组织。他决意要把教廷在意大利建成一个强大国家，世俗君主不能随便使用经济力量来逼迫罗马教会就范。
	*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英诺森使用他的权柄命令法国国王和休掉的王后复合，法国国王不愿意，英诺森就停止了整个法国境内所有民众参与弥撒的权利（interdict），直到法国人民成功地说服他们的国王复婚为止。
	* 然而，教皇们想要控制的不只是欧洲……

# 十字军东征

1.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 我们需要简短地讨论一下十字军运动，我们无法回避这一话题。十字军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基督教世界的格局。
	* 在1009年，第六任埃及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暴君哈基姆（Al-Hakim bi-Amr Allah），当时耶路撒冷的占领者，下令摧毁包括圣墓教堂在内的所有耶路撒冷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加深了对非穆斯林的迫害。虽然这些教堂后来都被重建和回复，可是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被越来越粗暴地对待。1070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对基督徒也并不友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相对立气氛更加严重。
	* 教皇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11月在意大利皮亚琴察召开宗教会议，正好东正教的拜占庭皇帝派来特使在会议上痛陈突厥人西侵的压迫，于是教皇在会议上疾呼西欧应收复圣地并解救同为基督教兄弟的危难，但对抗强大的穆斯林势力必须有更多的团结势力，于是教皇在同年11月冬天在法国克莱芒召开更大的基督教会议发表演说以号召更多响应者，此次参与会议多达数万人并且包含了各地大主教与封建贵族骑士与平民，造成贵族与平民间热烈响应，并且确立以十字记号为军队徽帜，制订大量徽章大量发放，十字军的名称由此而来。到1098年的时候多个东方城市被夺回，包括埃德萨、安提阿和耶路撒冷。
	*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六十年，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与穆斯林军队展开了巴勒斯坦地区的争夺战，也就是随后的几次十字军东征。
	*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在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的时候发生的，我们前面刚刚提到他。这次东征最初的目标是埃及，希望能够给当时的穆斯林领袖撒拉丁以迎头痛击，并使埃及成为日后行动的基地，来解救被穆斯林控制的耶路撒冷。一位名为小阿列克修斯的东罗马王子要求丹多洛罗总督帮他夺回东罗马帝国王位，并换取帮忙付给十字军欠威尼斯商人的粮钱的承诺，于是，丹多洛利用这东罗马国内的纠纷转而进攻君士坦丁堡，最终在1204年4月13日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对城中居民抢劫和破坏后血腥屠杀三天。虽然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首都，而不是伊斯兰的首都，但是十字军居然不加区别地加以屠戮。虽然天主教会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只持续了五十年，虽然东罗马帝国后来复国，但是第四次东征中十字军的行为使十字军东征在道德上破产，东西教会交恶，并且最后声名狼藉。
	* 随后，多次十字军东征相继发生，但是都没有什么战果。神圣罗马帝国在1229年通过谈判得到了耶路撒冷，又在1244年丢了它，自此巴勒斯坦被穆斯林控制，直到20世纪的联合国181号巴以分治决议。
	* 关于十字军的一些其他问题：
		+ 十字军不限于朝向东方穆斯林的进攻，在中世纪时发生了许多其他方向、针对不同敌人的“十字军”。比如收复西班牙的十字军战争（中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西班牙被穆斯林占领），攻击异端的十字军（例如针对阿尔比派，以及后来针对胡斯派的战争），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之间的战争（例如1588年天主教的西班牙进攻新教的英国）。
		+ 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与十字军的联系并不强烈，宗教裁判所的目的是处理异端，因为在中世纪盛期及以后，西欧的异端问题日趋严重。另外，与一般的印象不同，宗教裁判所的司法程序相比当时世俗国家的司法过程而言并不差，甚至更好。宗教裁判所的“纠问程序”在当时更有助于查明事实真相。
		+ 引起不良名声的宗教裁判所，是十五世纪晚期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这是西班牙国王设立的裁判所，而非教廷设立。它也从属于独特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西班牙光复不久，需要面对穆斯林数世纪占领留下的复杂局面。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确实是相当残酷的。
		+ 十字军东征同时也带来了其他后果和影响，例如增强了教皇的权力，使西方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敌意加深，但同时也使阿拉伯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西方世界，亚里士多德哲学因此重新复活，最后影响了一代思想家，例如我们今天会提到的托马斯·阿奎那。十字军在事实上也促进了商路的开通和东西方交流。
	* 今天的基督徒该如何评价十字军运动？
		+ 今天的基督徒该如何回应十字军东征呢？非基督徒常常在我们和他传福音的时候提到这段令人尴尬的历史，他们会因此批评基督教的虚伪和攻击性。
		+ 我觉得我们可以下面四点来回应：
			1.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战争”是一种常见的活动，甚至是日常活动。而我们生活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世界，且有可能赋予“和平”本身过高的价值。十字军战争与当时的其他战争相比并不更残酷和邪恶。
			2.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穆斯林在东方和北非一些地区的统治，对待基督徒确实是相当残酷的。这表明在这段历史中，并不存在完全清白的一方。十字军东征也不是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侵略战争”。
			3. 十字军战争中确实发生了许多罪行。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人性是有罪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对罪人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即便这罪行是以上帝之名而犯下的——而感到惊讶。我们的身份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份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督徒、其他的基督徒做了什么之上。
			4. 我们需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来看待十字军东征，十字军运动是在中世纪教会面临许多挑战和威胁的处境下发生的，当时的教会正面临着腐败、政教关系的混乱、异端的搅扰、政治斗争，以及救恩论的不明确。所以，我们要为着上帝最后仍然保守了祂的教会而感恩。

# 公会议

1. 修道运动和教皇权力的上升并不是中世纪教会仅有的改革途径。你还记得吗？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讨论到在早期教会，他们怎么解决教义上的分歧？他们会召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被称为“公会议”。在中世纪早期，他们偶尔也也会这么干。例如，在787年召开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说在敬拜中使用图像是可以接受的，查理曼就召集了法兰克福公会议谴责了尼西亚会议的这一决定。我们需要知道的两个主要公会议有：
	* 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1215年）。这一会议在罗马的拉特朗山召开，这一会议召集的原本目的是为了改革教会，也就是解决教权和政权之间的问题。但是这一会议最后形成的决议却是教义性的，这些决议引发了整个中世纪无休止的辩论，这些教义包括：圣餐礼中的“变质说”、反犹主义、建立异端裁判所等等。
	* 康斯坦斯公会议（1414～1418年）。记得吗，当时悲剧再度发生：三个人都自称自己是正宗的教皇，然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再次介入，把三个教皇都罢免了——这时权力就集中到皇帝手里。然后皇帝召集了康斯坦斯会议来选拔一位新的教皇。这是中世纪最大规模的大公会议。两大成果：1）罢免前面的三位教皇，重新选举新的教皇马丁五世；2）大公会议的权柄高于教皇，并且应当顶起照看。这样，公会议应当至少十年召开一次（尽可能五年一次）来处理教会的问题。该公会议同时还定了约翰·胡斯（我们一会儿就要提到他）的罪，宣布他是一个异端。

# 僧侣和经院学者

1. 在中世纪，好几个条件开始融合在一起，使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变为可能。这些条件包括：修道主义运动、欧洲中央集权的弱化和地方君主的权力增长、修道院的复兴和经院哲学的兴起。这些都给宗教改革提供了土壤。
2. 我们先来认识修道运动。当格里高利和英诺森在自顶向下地推动改革时，很多改革也在下层神职人员中发生，主要是在修道院里。我们要认识三股改革力量：克吕尼改革、熙笃会和方济各会。
	* 阿基坦公爵威廉一世于910年建立了首个克吕尼修院（法国勃艮第），这位公爵因为谋杀了自己的兄弟而感到不安，所以建立了这个修院。该修院直接向教宗而不是向一位本地君主汇报，所以不受地方君主的控制。
		+ 进而，克吕尼隐修院院牧对他的修士们所建立的分院保留权威。到12世纪，克吕尼修会已经有了超过1000座修院。该修会强调与世界分别和保持独立，很快因为快速地发展而拥有了大量财富。
		+ 逐渐地，这些财富使克吕尼修院陷于腐败，教会需要另一种改革。
	* 在1098年熙笃会建立，熙笃会的建立是为了反对克吕尼修院的腐败。所以他们主张生活严肃，重个人清贫，终身吃素，每日凌晨即起身祈祷。他们在黑色法衣里面穿一件白色会服，所以有时也被称作“白衣修士”。他们所写的诗歌我们今天还在唱，例如《哦！至圣之首受创伤》。熙笃会的扩张也是非常迅速的，在1119年，他们只有五座修道院，而到1150年的时候有了150个，1250年的时候647个。
		+ 熙笃会最著名的僧侣，也是当时最著名的教会人物就是克勒窝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圣伯纳德，1090-1153）。他可以说是欧洲的属灵指导者。因为他拥有优美的人格，口才很好，擅长讲道与写作，会写神学论文以及美妙的诗歌，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句话“做母亲的把儿子藏起来、做妻子的把丈夫藏起来、朋友把朋友藏起来”，免得他们受感化去做修道士。
		+ 在他 《论爱神》（*On Loving God*）这部著作中，伯纳德清晰地表明，爱的本质和动机是神自己。若非神把祂的爱放在人里面，人不可能认识神。因此，人被贪婪驱使，用那些不能真正满足他们的东西来充塞生活——因为人所真正缺乏的，乃是神自己。
		+ 伯纳德的影响力超过他所在的时代，加尔文就深受伯纳德的影响，并且非常尊重他。
	* 最后，我们要认识一下方济各会。在1209年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建立了方济各会。方济各会比熙笃会走的更远，他们宣布放弃所有世上的财产。很多僧侣支持他，他们强调神的良善和怜悯，以及基督的体恤。随着方济各会的增长，方济各本人最后宣布放弃带领这一运动并且选择了隐修。
3. 经院哲学
* 当修道士们致力于改革修道院时，在大学里另一场运动正在进行着，就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查明和确认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经院哲学家们常常使用希腊哲学家——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完成这一工作。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十字军遇到了穆斯林学者们正在学习和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所以他们把这些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带回了欧洲。
1. 安瑟伦（1033-1109年）
	* 经院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安瑟伦，出生于1033年，死于1109年。安瑟伦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英格兰主教长），一个很有才华的领袖，也是一个优秀的神学家。
		+ 安瑟伦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他主张说理性的思考必须符合信仰的原则。“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因为我相信；除非我信仰了，我决不会理解。”
		+ 作为经院哲学之父，他首先提出了对上帝之存在的本体论论证：
			1. 上帝就是“无法设想比它更伟大或更完美的那一位存在者”，上帝的不存在是无法设想的。
			2. 如果一个人的意识能够设想一个比神更伟大的存在，那么这个受造物就会比神还要伟大并且审判上帝，这是不可能的。
			3. 他不信任人的感觉，所以他认为神的存在是我们研究其他一切领域的前提。
		+ 安瑟伦最杰出的贡献是《神为什么成为人》（*Cur Deus Homo*），在这本书里，他把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基督的受难联系在一起了。他强调说，因为我们的罪是如此干犯这位圣洁的神，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们的犯罪付上赎价，惟有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完美的神-人才可以，那就是耶稣基督。
2. 经院主义哲学在托马斯·阿奎那身上达到了巅峰。
	* 阿奎那在1225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意大利家庭，托马斯很快就表现出他在学习上的天分，并且要求加入一个多明我会（道明会）修道院。他的父母为此感到非常惊恐，在去罗马的路途中，阿奎那被他的几个兄弟逮住、押送回圣齐奥瓦尼城堡，并在那里监禁了一两年，以迫使他放弃自己的志向。根据最早有关阿奎那的传记的记载，他的家人甚至安排娼妓去诱惑他，许诺花钱给他买个那不勒斯主教当当，但他不为所动。在教皇诺森四世的干预下，最后其家庭还是妥协了。十七岁时，他终于穿上了多明我会会服。1245年，他跟随大阿尔伯特去巴黎大学三年，随后在巴黎和意大利任教
	* 阿奎那主要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讨论基督教的真理。
		+ 和安瑟伦不同，阿奎那常常从人的观察和理性来作为出发点，他相信从人的理性和观察倒推，人是可以理解和确认上帝的存在的。
		+ 阿奎那发展出了有关神是否存在的“第一因”论证，他主张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原因，都是另一事物造成的。既然如此，从逻辑反推，最后我们就认识到神才是第一因，他才是一切事物存在的首要原因。
		+ 他相信特殊启示（圣经）和自然都是同一位神所创造的，所以信仰和理性不应该互相矛盾。
		+ 阿奎那还发展出了“自然之法”这一观点，他认为借着人的理性，人可以理解神所赐予人的道德法则，并不需要特殊启示，也不需要特别的恩典就可以顺服。自然法也是根基于他的“第一因”观点之上。
		+ 阿奎那的伟大之处是为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性基础，在基督教信仰的范畴之内对信仰进行了很好的理性总结。
	* 阿奎那对人类理性和本性的过分乐观是受到早期天主教传统的影响而来，他的这些观点逐渐被后来的神学家所吸收，导致了半伯拉纠主义的兴盛：人称义是神的恩典透过神与人的合作而达成。
	（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唯名论主义者。例如，加百列·比尔教导说，“神不会拒绝任何把恩典赐予哪些按着本性而行的人。”根据唯名论主义者的观点，人的本性是良善的，所以即便没有恩典的帮助，人也是有能力爱神的，即便只是那么一小会儿。所以，根据比尔的观点，当一个人尽他的努力做到最好时，他可以得到对等的恩典，也就是说“一个罪人有可能根据他天然的能力和善行向神索取些什么，甚至要求些什么。”路德在爱尔福特（Erfurt）时就是比尔的门下受教，并借着比尔认识到了阿奎那的神学。所以，从一方面来说，由于阿奎那的著作和神学，教会能够更好地和当时欧洲大学中兴起的人文主义更好地对话和互动，而这一互动进一步地带来了宗教改革。从另一方面来说，阿奎那对人性的乐观主义导致了唯名论神学家进一步地发展出错误的神学。这导致路德首先绝望，然后被因信称义的福音所吸引，最后带来宗教改革运动。）

# 宗教改革的先行者

在15世纪末期路德出生之前，很多宗教改革的先行者们已经被教廷定罪为异端，为着改革教会而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德国的沃木斯（路德就是在那里受审判的，我们下周就会认识路德和他的伟大贡献），你会有机会看到路德纪念雕像，在雕像的底座上有四个人物，他们被看作是路德之前的宗教改革先行者：约翰·威克里夫，约翰·胡斯，彼得·瓦勒度，以及可能你很少听到的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1. 彼得·瓦勒度（生卒年份不详，可能是1140-1218），他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将财产分给了穷人，然后开始巡回宣教。
	* 在他的讲道中，他激烈地抨击教会的道德败坏和错误的神学，尤其是主餐的变质说和有关炼狱的教义。虽然瓦勒度本人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让我们去了解他，但是他的跟随者们，被称为“瓦勒度派”，从十三到十四世纪建立了一套清楚的教义，后来被改教家们所认识和同意：
		+ 他们认为惟有圣经才是教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最高权威；
		+ 他们认为圣经应当被翻译为大家可以理解的预言，瓦勒度本人也把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翻译为法语；
		+ 他们认为施舍和怜悯穷人应当是自愿的，而不是为了得到罪得赦免。
	* 尽管他们饱受来自教廷和国家的逼迫，瓦勒度派仍然传遍了法国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
	* 在宗教改革时期，瓦勒度派因为法惹勒（William Farel）的邀请而加入了新教的改革宗阵营。他们对加尔文翻译和出版法语圣经提供了基础和资金的支持。
2. 约翰·威克里夫（约1328-1384年）是十四世纪晚期牛津大学的教授，也是英国政府的官员，他对当时教廷的分裂感到非常不解，当时有两位教皇都声称自己才是正统。
	* 威克里夫认为，既然是神设立权柄，那么那些担任领导职分的人就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做谦卑的仆人，而不是贪婪的掌权者。
	* 因为大量阅读奥古斯丁的著作，威克里夫开始认识到基督的真教会不一定是教廷。
		+ 基督的身体是那些神所拣选、得着救恩的真信徒。
		+ 这一认识带来了两个重要改变：
			1. 首先，威克里夫相信教皇和很多当时的宗教领袖都是值得怀疑的；
			2. 其次，因为所有的信徒组成教会，所以信徒应当能够读到自己语言所写的圣经，这样他们才能够为自己、也为教会正确地认识神和神的旨意
	* 在威克里夫死后，他的跟随者们把圣经翻译成了英文，这些人被称为是威克里夫译经者。
	* 最后威克里夫指出，圣餐的变质说主张是错误的。
		+ 变质说是十三世纪开始成为教会的官方教义的，该教义认为饼和酒在祝谢之后，真实地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
		+ 威克里夫认为这违背常理，并且没有圣经依据。他认为，基督虽然在主餐的要素中与我们同在，但是饼还是饼，酒还是酒。
	* 虽然威克里夫并没有被除教，他很快地发现教会领袖们开始厌恶他，最后他退休并且隐居，并在1384年去世。
		+ 他的跟随者被称为是罗拉德派（Lollards），努力地传播他的教导，并且散发英语圣经。
		+ 虽然很多罗拉德派的信徒因为信仰而被处死，他们还是努力地把威克里夫的著作带到了波西米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区。
		+ 在1415年的康斯坦斯公会议上，威克里夫被宣布为异端，在1428年他的骸骨挖出并焚烧，且经他的骨灰丢至史威福（Swift）溪中。虽然威克里夫死后仍遭到这样焚骨扬灰的对待，但是老汤姆福勒（Tom Fuller）在他的教会历史里写道：“他的骨灰流至亚芬河（Avon），又流至塞芬河（Severn），然后流入海峡，最后流入汪洋大海。就这样象征威克里夫之教义的骨灰，如今已散布至各地。”（《不列颠教会史》）。威克里夫被成为是“宗教改革的晨星”。
3. 约翰·胡斯（1369-1415）
* 威克里夫的著作在波西米亚（今捷克）遇到了一个饥渴的读者，他就是约翰·胡斯。胡斯是一个神学教师，在1402年的时候成为布拉格大学的校长。
* 胡斯一开始是对教会的腐败、教会领袖的争斗而感到厌恶，他希望能够恢复教会到圣经的样式。在读了威克里夫的著作之后，胡斯认为真教会应当是由神所拣选的百姓所组成，他也相信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教皇——都应当在圣经的引领之下。
* 胡斯也警告当时的信徒，敬拜雕像、图像和圣徒遗物都是错误的，对虚假神迹的信仰和盲目跟从也应当被丢弃。
* 当时的教皇是约翰二十三世为了对抗那不勒斯王（支持另一个教皇格里高利十二世），大事聚敛金钱，推销赎罪券，企图发起一场新的十字军运动。胡斯表示公开的反对：
	+ - 胡斯相信只有神能够赦免罪，所以炼狱、赎罪券都是错误的做法。所以他反对教皇贩卖赎罪券的做法，教皇因此而将他绝罚（除教）。
		- 这时同情胡斯的皇帝给了他赦令，并邀请他来到康斯坦斯公会议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 但是狡猾的教皇欺骗了胡斯，最后胡斯在康斯坦斯公会议之后，因为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1. 当他要被绑在火刑柱上时，胡斯大声地祷告：“主耶稣啊，我为了你而静默忍受这残忍的死，我求你施怜悯给这些我的仇敌。”
			2. 在胡斯的去世之后，胡斯的跟随者们发誓要传扬他的教导和精神，尽管天主教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征服，但是他们仍然矢志不渝。
			3. 受胡斯影响的先行者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直到德国的马丁路德给宗教改革带来新的希望。